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

吳蜀通好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有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彝

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為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祕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

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囚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關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于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執摧弱圖欲遠竄思不及此主上矜憐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上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頓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  
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  
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二十四年 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  
可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為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  
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今征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  
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  
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  
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北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  
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  
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馳至尊今日取徐  
州操後句必求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  
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昏於羽羽罵其使不許昏權曰

是怒及羽攻樊

關羽攻曹仁於樊事見孫氏據江東

呂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

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眾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  
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  
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  
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  
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上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  
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  
為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  
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  
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蒙用之當令外自辭隱內察形便然後可  
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羽稱其功美深  
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

狀陳其可禽之要羽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羽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呂蒙為左右部大督蒙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督兵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可也魏王操之出漢中也使平寇將軍徐晃屯宛以助曹仁以攻羽孫權為賊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晃擊敗羽羽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鱗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蒙令故騎都尉虞翻為書說仁為陳成敗仁得書即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芳遂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

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遺棄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羽數使人與呂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蒙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入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皆歸附十一月漢中王備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於遜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擊蜀將督安等及秭歸大姓擁兵者皆破降之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關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孫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縋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吳郡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復而不答及已禽羽權

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琮陽華亭侯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執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漢主皆不聽廣漢處士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漢主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漢主將伐孫權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漢主聞飛營都督有表曰

飛死矣

陳壽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

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之常也 秋七月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於漢南郡太守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漢主不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然謗言流聞於外陸遜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允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曰弟亮已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之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聞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漢

主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軍秭歸兵四萬餘人  
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為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  
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 初帝詔羣臣令料  
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孫權否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  
內憂懼無緣復出侍中劉曄獨曰蜀雖陋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  
必用衆以示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  
敵於終始之分不足矣

三年春二月漢主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  
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漢主不從以權為  
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猓亭吳  
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  
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

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涓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  
執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辭以為遜畏之各懷  
憤恨 夏五月漢人自岷峽建平連營至夷陵以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為大  
督張南為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一不決漢王遣吳班將數千人  
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漢主知其計不  
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  
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鍵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  
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安窟穴而敢自  
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可憂者初嫌之水陸俱進  
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  
也閏月遜將進攻漢軍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  
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

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  
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  
破之之術乃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執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  
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漢將杜路劉寧等窮逼  
請降漢主升馬鞏山陳兵自統遜督促諸軍四面震之土崩瓦解死者萬  
數漢主夜遁驛人自擔燒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  
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漢主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  
邪將軍義陽傅彤為後殿兵眾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  
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  
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為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  
相別擊漢前鋒於夷道為漢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  
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之糧足無可憂也待吾

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漢果奔潰相後見遜曰前實怨  
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初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逸時舊  
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  
今在境界此疆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  
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  
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在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及至破  
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吳王聞之曰公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對  
曰受恩深重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成是功臣替國家所當與共克  
定大事者臣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王大笑稱善加遜輔國  
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初諸葛亮與尚書令灑正好尚不同而以公  
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亮正已卒亮歎曰孝直若在必  
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漢主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



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帝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令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冬十一月吳王使太中大夫鄭泉聘于漢漢太中大夫宗璋報之吳漢復通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五月太子禪即位秋八月漢尚書義陽劉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即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執偏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

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五年夏四月吳王使輔義中郎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之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吳王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明帝太和三年夏四月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

矣國家所以略其曩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儲我必深更當移  
兵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  
定也頃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  
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  
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  
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非力有餘而  
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  
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  
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  
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亮冀并涼  
屬漢其司州之上以丞谷關為界

諸葛亮出師 平南中附

魏文帝黃初四年春三月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  
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  
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漢王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  
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  
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効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  
主殂於永安謚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鎮永安  
五月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叔改元建興封丞相亮  
為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  
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  
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  
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

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  
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  
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  
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  
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  
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雋夷  
王高定皆叛應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六年春二月漢諸葛亮率眾討雍闓等必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  
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  
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似知官執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

趙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  
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秋七月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一越雋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隆  
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中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  
孟獲収闓餘眾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  
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  
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  
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  
率而用之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  
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七年春正月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  
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明帝太和元年春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  
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  
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  
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凜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  
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  
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

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  
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  
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  
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  
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  
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  
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  
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伉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十一  
十一  
為掾由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  
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爲  
其望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  
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任拔出夏侯淵軍數言  
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 淵軍之辭也  
又武皇帝聖於用兵祭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  
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  
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丁  
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  
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  
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  
罷散帝乃止 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鎮宛 初孟

達既爲文帝所寵又與相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  
安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  
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  
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  
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物達與亮書曰宛去洛  
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  
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  
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二年春正月司  
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  
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  
日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自糧五千直從襄中出

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赫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  
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北東方相  
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  
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  
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  
軍據箕谷帝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  
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  
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  
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  
騎九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丁未帝行如長安初越雋太守馬謖  
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  
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畫連

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  
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  
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  
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將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  
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  
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  
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至平連規諫謖不  
能用及敗眾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  
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進率將士而還亮既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  
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  
芝兵亦敗於箕谷雲飲眾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鎮軍將軍亮問鄧

芝曰街亭軍止山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  
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  
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頃十月為冬賜亮大  
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  
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  
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  
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  
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  
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使典軍事曹貞討安  
定等三郡皆平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  
守陳倉治其城 冬十一月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  
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三

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  
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  
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  
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破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  
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  
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  
用兵也髮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備於黎陽幾敗伯山  
殆死潼關然後備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

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竊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  
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關芝丁立白壽劉  
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更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  
人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  
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  
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  
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  
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  
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  
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靳詳於  
城外遙說昭昭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漢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

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收也詳  
以昭語告亮亮入使詳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為空白破滅昭謂詳曰前  
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  
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  
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流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  
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上丸填壘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  
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  
曹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  
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亮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  
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  
詔賜郝昭爵關內侯

三年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瑁攻武都陰平二郡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



之亮自出至建威浦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十二年  
月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  
四年秋七月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諸將數道並進  
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  
或由于午谷或由武威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  
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既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  
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指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  
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具真據之遂行  
八月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  
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二十餘日棧道斷  
絕太尉華歆上疏曰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  
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饉之患百姓無難

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  
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敵是以觀  
兵以闕其釁晉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少府掾  
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  
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  
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樁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  
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  
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  
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  
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  
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

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  
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稔而用之則  
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肅朗之子也九月詔曹真等班師 冬十  
二月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琬常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  
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五年春二月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諸軍入  
寇圍祁山以木牛運於是大司馬曹真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  
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 三月祁陵元侯曹真卒 司馬懿使  
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  
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  
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  
徼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

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  
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  
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  
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  
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  
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  
漢人獲甲首三千人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  
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丞相  
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  
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  
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成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  
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

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

青龍元年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年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夏四月諸葛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度渭背水為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曠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渭北北原塹壘未成漢兵大至渭濱擊却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六月帝往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

禦諸葛亮救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又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八月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豆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小事煩其能又乎亮病篤漢主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猶日有所不盡更來亦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誠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將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

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延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下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做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王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嗚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慎慎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黷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

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庸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而渡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必不廢喪人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遠送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于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犇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送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棧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

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尋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將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千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其時論以已代諸葛輔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謚諸葛亮曰忠武侯

### 吳伐淮南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魴曰臣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譎惟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具許之時頗有郎官詣勦詰問諸事魴因詣郡門下下髮謝休聞之率步下萬向皖以應魴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

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專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尚書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皆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斷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車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

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兵人望見遠軍驚走休乃得還遠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遠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遠以兔九月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四年十二月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音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吳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五年冬十月吳主使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請兵馬

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抄書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淩允之兄子也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子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勳方岳及鎮淮南兵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東方事以察之帝從之既至體氣康強帝慰勞遣還

六年十二月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討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

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其場而兵往救之甚難  
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圍守此為引賊平地  
而倚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  
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帝未許寵  
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  
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所謂形而  
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  
為長詔遂報聽

青龍元年 吳主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  
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  
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  
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百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  
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二年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  
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  
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脅新城以  
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  
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  
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  
常侍廣卒劉邵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衛其地若便進  
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  
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  
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  
破矣帝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

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恭又吳吏士多疾病帝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遜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聞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如前楚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執步趨船魏人不敢進行到白圍注城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

魏平遼東

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辛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州功封賞各有差

魏明帝太和二年

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

不能治國淵既長脅恭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者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六年秋九月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



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  
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管歲選計孝不乏職  
貢識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  
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青龍元年春二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綽奉表稱臣於吳吳主

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

投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龍待太

厚但可遣使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皆魏懼討遠來求援非

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及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

難昭昭音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

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執視吳主曰

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

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

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夏六月公

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冬十

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

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却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

復臨萬國就令頭亦不以為恨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護膺期運

破操烏林收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

萬里草偃方蕩平夏摠一大敵今不悉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

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是圖四海

者不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羗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闕感至而

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情遼東衆之與馬柰

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

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鉞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埔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瀆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執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貴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甘下善生流腫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關關以來所未嘗有斯城屢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遷曹尚書陸瑁上疏曰比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利目前之私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指

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徭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閒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疆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徂詐與比未絕動衆之日唇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送或難卒滅俊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干時天下又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宣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景初元年秋七月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河東毋丘儉為幽州刺史儉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類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率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重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

二年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音亦當任在不當稍計役費也懿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

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遠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衢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

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追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人夫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

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說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兩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兩寮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楛櫓鉤衝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却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措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

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遼東  
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罰範等苦諫淵皆殺之  
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  
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數陳其變欲令國家討  
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  
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中尼亮司馬牛之憂和奚明叔向  
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  
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開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  
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歛於宅

### 明帝奢靡

魏明帝青龍三年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之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

一八 備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又景之時  
一八 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  
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方亦吳蜀  
之憂顧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  
但當嚴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  
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比皆是急然  
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  
況乃天玉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  
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  
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  
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  
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

官之數自昔人以下至掖庭灑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捐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比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微可然而致矣帝報曰輒克昌言從復以聞帝又欲平比苦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捐費人功民不堪後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蕩之

惡政曩使相靈不廢高祖之灑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帝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灑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畢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帝嘗著褐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灑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灑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

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斗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疆成晉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今事後勞苦男女離隔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復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道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君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帝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

心卿推之何也璘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官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塲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萑角嘉禾必生此地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秋八月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  
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水轉百戲陵霄闕始構有鵲巢  
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  
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  
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下觀災竦懼故天  
降之福今若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  
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  
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秘書監王肅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  
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願  
陛下取常食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即事勞而不怨美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  
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信  
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  
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  
目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有定期以次有事寧復更發無或失信  
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  
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逐近所疑  
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  
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  
不可傾也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  
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及可心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  
甚也不可不察

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又孛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  
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殿庫



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  
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  
堪命皆怨怒書曰天聰謂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言天之賞罰  
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掾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王臺瓊室夏  
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  
崇孝祇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  
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以臣等所以不及隆也  
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紫衣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  
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  
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  
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致其中司

後軍議掾董尋上疏

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天至忠直雖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  
為時王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  
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  
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與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  
顯以冠冕被以文綉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面目垢黑  
沾體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  
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  
疏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二國不度之器勞役費  
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隆又上書曰昔

洪水滔天二十二載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  
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  
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  
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  
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  
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  
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亡國之主自謂  
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儻  
石之諸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  
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  
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  
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

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幣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  
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  
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尚書衛覲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  
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豨鼠臣以為不然四海  
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  
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武皇帝之時後宮  
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  
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  
恐不及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  
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  
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  
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遂以配士聽以生

口白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掖庭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重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美又詔書聽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負貫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宮庭非負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秦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瓜曾亦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玉使君國典兵往往碁峙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斥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與

司馬懿誅曹爽

魏明帝景初二年 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  
郎文帝即位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帝即位尤見  
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與軍旅腹心之  
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將  
濟上疏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  
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  
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  
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  
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  
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尚之一有此端私  
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墜曲附  
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  
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  
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  
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率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  
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  
有弄機敗官之敝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  
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帝不聽及寢疾深  
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  
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真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  
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又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鷄  
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秋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  
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  
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

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  
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救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帝又從之放曰宜  
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  
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  
才弱復拜尚書孫資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  
辟邪齋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書討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  
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  
朝

三年春正月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小子死  
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  
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首流  
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

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sub>下</sub>導帝皆以方任處之  
政自己出優禮大臣聞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sub>所</sub>推戮其君人之量如此  
之偉也然不思建德聖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太子即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  
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  
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  
附執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  
腹心晏進之孫謚斐之子也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  
丁謚為爽書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  
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  
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衛將軍爽為散騎常侍講其餘諸弟皆

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闈貴寵莫盛焉奕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謚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執用事刑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白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于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畢軌復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

邵陵厲公正始四年冬十一月宗室曹罔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尊之灋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復不安庶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

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鳥集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執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故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龜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地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

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王侯或乃為之符命頌養恩德豈不衰哉由斯  
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執弱不  
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  
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桓靈閹宦用事君  
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  
為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都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  
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寘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執齊凡庶  
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  
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列其間與相維制非所以疆  
幹弱極而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

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致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  
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  
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固冀  
以此論感寤曹爽不能用

八年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漢度太尉蔣濟上  
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為國漢度惟命世太  
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 茲於治道  
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鸞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多樹親黨  
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九年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  
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作窟室綺䟽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

義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相範謂曰惣萬機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分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露曾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

悉本州非并州勣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悉荊州懿曰年者意荒不辭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

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執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哀多益寡非禮不獲

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



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懿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曰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皆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皆棄顧命敗亂國憲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廢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繁互縱恣日甚又以弟弟張當為都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使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

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潛等書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候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馬故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為壻泰羣之子也初爽以相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番故範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番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番曰大傅圖逆卿從我去番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

將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  
爽兄弟以天子詰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  
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  
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  
營近在關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詰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  
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  
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  
生汝兄弟豈獨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  
已宮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  
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  
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  
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荆州刺

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二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晏颺謚軌勝并相範  
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物爽之出也司馬曹芝留在府聞  
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  
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慘懿曰彼各為其主也宥  
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曹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  
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  
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  
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去非太傅之偶也敞  
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  
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  
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  
辟王沈及燕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枯曰吾不忘御前語枯曰此非始履所及也爽從弟  
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宣欲嫁之令女乃截兩耳以自誓  
居常依藥烝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  
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  
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  
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  
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万用事自  
以為一時之偉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夏侯恭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選部郎劉陶暉之  
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傳玄曰仲尼不聖何以  
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進

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曰言  
之過皆輅之勇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  
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垂  
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  
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  
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  
風流不可復制焉

### 吳易太子

魏邵陵厲公正始二年五月吳太子登卒

三年春正月吳主立其子利為太子八月吳主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  
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傳上疏諫曰臣竊以魯  
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

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級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

六年春正月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上結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磳而宿留阿寄終為是下門戶致禍矣行既不納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解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督軍使者羊衢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

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得順之忿忿不審陛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票騎將軍朱據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已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相王廟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覬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悉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辭情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逸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觀覲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

執以為執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執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執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執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刺益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益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若敗之役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潛承休於吳主吳主徒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哥黎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守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黎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陳吳主意乃稍解

嘉平二年 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吳主以

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峻靜之曾孫也秋吳主遂幽太子和票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其惡之救據晃等無事忽忽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口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尚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楊令與之別族及竺敗穆以數諫

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冬十一月吳主  
立子亮為太子

三年夏四月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 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 冬十  
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  
固爭之乃止

四年春正月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  
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

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甲惡後  
事泄坐死者六七八 夏四月吳主殂太子亮即位太傅恪不欲諸王處

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不肯徙又數越  
瀆度恪為牋以遺奮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古

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

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與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

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  
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 各保福祚此則

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令防牙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復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勸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以不至誠欲上

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上惟太伯順  
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矧恭順之節下存前世驕心荒亂之玉以

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心兵治護官室  
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一明白中書

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 日小大驚怪  
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以魯王為戒

改易其科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 漢教陳輕慢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敢忘尊主之  
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懼之慮則  
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其之忠逆耳唯達者  
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德慶之基原是以不  
自知言至願蒙三思王得戕懼遂移南昌

五年冬十月孫峻殺諸葛恪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無謂欲至建業  
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南陽王孫亮張氏諸葛  
恪之甥也先是恪有徙都之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恪逆和立之及  
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初利妾何氏生子  
皓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  
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遂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諸葛恪寇淮南 孫綝逆節附

魏邵陵厲公嘉平三年冬十一月吳主以太子亮幼小議所付託孫峻  
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狠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木無及  
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曰恪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  
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虞書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  
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要機能叨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者志度  
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一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若因  
十思之義廣詔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而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  
死於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而晒呂侯無對為陋不思安危  
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  
精嚴垂發而曹禕方與來敏對恭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言其明略  
內定親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蜀為葦爾之國

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寬而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一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同皆足以為世鑒也。格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左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王濞也。

四年春二月，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又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卧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殂，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中，殺之，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太子胤即位，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孫峻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據為大司馬。初，吳大帝築東興堤以隔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鎮東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志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竝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



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太上御名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曩際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  
 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  
 壘相偏形勢已必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  
 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歛重  
 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  
 等三道擊吳 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  
 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  
 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  
 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贛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  
 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親自率麾下三千  
 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

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  
 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竭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敵兵吳兵得  
 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 爭渡 法高橋絕自投  
 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相嘉等皆沒死 數萬綜故吳叛  
 將數為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曰大帝廟獲車乘  
 牛馬驢騾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五年春正月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  
 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二月吳軍還 東興進封太傅恪  
 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  
 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  
 以諭眾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自之禍不在已則在  
 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一國今以魏比古之

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  
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太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  
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  
今伐之其危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  
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輒其後此吾所以長  
歎息者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  
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  
身被創痍介胄生蟻蠹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死盍哉慮於長久不  
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公叔父表陳與賊爭  
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亦疏愚言以達二三  
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曹公來世知我所愛可思於後耳衆人  
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韞友素與恪言以書諫恪曰大行

皇帝本有遏東閩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矣漢先帝之志冠遠自漢  
將士憑賴感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祐邪  
宜且案兵衆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山夫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  
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  
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魏敵名  
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  
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生有備若攻城不克則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  
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  
之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圖策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  
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  
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以滕胤為  
都下督學統留事夏四月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

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不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  
城固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  
馬李督諸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公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守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  
而疆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  
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  
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  
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  
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  
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  
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  
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瀾被攻過百日而救不

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山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  
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  
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  
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  
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  
地諸營晝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  
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外與以軍事迕恪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  
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  
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抗聲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  
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時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  
此衆庶失望怨黯吳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曰孫權已沒大臣未  
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義是以違命詔者恪新秉國政而內無

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由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太惠其亡可待也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暉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遷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太上恪於吳主御名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通又不寐又家數有妖怪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王欲以音知恪意恪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以書示勝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下人耳恪入劔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有常服藥酒可取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篋裏著授之石子岡又遣無難督施寬將軍施績孫壹軍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恪敢言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積日觀者數萬里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

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合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  
憮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  
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  
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  
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  
天下豈不大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  
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  
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初恪少有盛名大帝深器  
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賊曰非保家之主也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  
恪必敗諸葛氏陞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  
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  
也瞻再攻淮南越雋太守張疑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

託之重亦何容易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  
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問東主殺生賞罰不任  
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  
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  
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即君進忠言於  
太傅誰復有盡言者邪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  
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  
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  
量也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  
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  
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

登之子吳侯期不克皆死

二年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

甘露元年秋九月孫峻使票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緄峻卒吳以琳為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呂據聞孫緄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緄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緄冬十月丁未緄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胤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緄緄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承以封爵使卒兵騎攻圍胤胤又

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緄就公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緄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十一月吳孫緄遷大將軍緄負責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緄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緄事泄緄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緄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三年秋八月吳孫琳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鑊重遂稱疾  
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  
閻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  
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  
妻即孫峻妹也琳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承謀誅  
琳全后父尚為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琳專執輕小  
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事見淮  
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復  
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  
橋率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琳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  
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  
曉大事且琳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認以告尚尚無遠慮以

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琳九月戊午琳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  
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  
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歎咤不  
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收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昭不謹負上無  
面目復見因自殺琳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召羣臣議  
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  
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琳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  
班告遠近尚書相彘不肯署名琳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琳迎立琅邪王休  
琳從之己未琳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  
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  
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喞  
喞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琳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

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虞汎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紉不憚而止汎嗣之子也紉命弟愬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已邠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紉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紉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諭下詔以紉為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闔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

欲犇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之里既數作無禮而復還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德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繁戟己丑吳主封故陸陽王和子皓為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垂承洪業滄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紉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且布以告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堂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



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繡懷怨悔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繡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繡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又以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繡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繡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繡謀反吳主將討繡密問輔義將軍張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言明會有變繡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繡益懼戊辰臘會繡稱疾不至吳主強走之使者十餘輩繡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繡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繡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繡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繡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

以不徙勝胤呂據於交州乎繡復曰願沒為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繡首令其衆曰願與繡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比追殺之夷繡三族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吳主改葬諸葛恪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